

李士材先生

李中梓。字士材。華亭人。少博學。習岐黃術。凡奇證遇。無不立愈。所著有士材三書。願生微論醫統等。若干卷。士材所著刪補願生微論四卷。初稿定於萬歷戊午。已刊版行世。崇禎壬午。又因舊本自訂之。勒為此編。曰三奇。曰醫宗。曰先天。曰後天。曰辨妄。曰審象。曰宣藥。曰運氣。曰臟腑。曰別證。曰四要。曰化源。曰知機。曰明治。曰風土。曰虛勞。曰邪祟。曰傷寒。曰廣嗣。曰婦科。曰藥性。曰醫方。曰醫藥。曰感應。凡二十四編。又雷公炮製藥性解六卷。舊本題李中梓撰。凡金石部三十三種。果部十八種。穀部十一種。草部九十六種。木部五十七種。人部十種。禽獸部十八種。蟲魚部二十六種。每味之下。各有論案。其稱雷公云者。蓋採炮炙論之文。別附於末。考雷公炮炙論三卷。自元以來。久無專行之本。惟經史證類本草。戰之。差詳。是篇所採。猶未全備。又江南通志。載中梓所著書。有傷寒括要本草通原醫宗必讀等。獨無是書。蓋因中梓有醫名。故後人託之耳。

李士材醫案目錄

類中	一	喘	一五
傷寒	二	腫脹	一七
瘧疾	三	鬼疰	一八
痢疾	四	遺精	一九
泄瀉	五	五淋	二〇
厥	五	小便不通	二三
疝	六	小便不禁	二三
虛損	七	便秘	二三
血證	九	頭痛	二三
下血	二	腰痛	二四
痰	二	麻木	二四
嘔吐	三	痺	二五
噎膈	四	痿	二五
咳嗽	五	積塊	二七

李士材醫案

武進徐衡之編纂
嘉定姚若琴

嘉善俞震東扶評注

類中

太史楊方壺夫人忽然暈倒，醫以中風之藥治之不效。迎李士材診之，左關弦急，右關滑大而栗。本因元氣不足，又因怒後食停，乃進理氣消食藥，得解黑屎數枚，急改用六君子加薑汁，服四劑而後暈止，更以人參五錢，芪朮半夏各三錢，茯苓歸身各二錢，加減調理，兩月即愈。此名虛中，亦兼食中。

給諫晏懷泉夫人先患胸腹痛，次日卒然暈倒，手足厥逆，時有醫者以牛黃丸磨就將服矣。士材診之，六脈皆伏，惟氣口稍動。此食滿胸中，陰陽痞隔，升降不通，故脈伏而氣口獨見也。取陳皮、砂仁各一兩，薑八錢，鹽三錢，煎

湯灌之。以指探吐。得宿食五六碗。六脈盡見矣。左關弦大。胸腹痛甚。知爲大怒所傷也。以木香、青皮、橘紅、香附、白朮煎服。兩劑痛止。更以四君子加木香、烏藥。調理十餘日方瘥。此是食中兼氣中。

章仲輿令愛在閣時。昏暈不知人。蘇合香丸灌醒後。狂言妄語。喃喃不休。士材診之。左脈七至。大而無倫。右脈三至。微而難見。正所謂兩手脈如出兩人。此崇憑之脈也。線帶繫定二大指。以艾炷灸兩介甲。至七壯。鬼卽哀詞求去。服調氣平胃散。加桃奴。數日而崇絕。此卽惡中也。

傷寒

韓茂遠。傷寒九日以來。口不能言。目不能視。體不能動。四肢俱冷。皆曰陰證。士材診之。六脈皆無。以手按腹。兩手護之。眉皺作楚。按其趺陽。大而有。力。乃知腹有燥屎也。與大承氣湯。得燥屎六七枚。口能言。體能動矣。故按手不及足者。何以救此垂絕之證耶。

震按、六脈無而診跌陽。鑒於仲景之自敘。讀書誠有用也。

王月懷傷寒至五日、下利不止、懊憹腹脹、諸藥不效、有以山藥茯苓與之、慮其瀉脫也、士材診之、六脈沉數、按其臍則痛、此協熱自利、中有結糞、小承氣倍大黃服之、果得結糞數枚、利遂止、懊憹遂安、

儒者吳君明、傷寒六日、譫語狂笑、頭痛有汗、大便不通、小便自利、衆議承氣湯下之、士材診其脈浮而大、因思仲景曰、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方今仲冬、宜與桂枝湯、衆皆咋舌、以譫狂爲陽盛、桂枝入口必斃矣、李曰、汗多神昏、故發譫妄、雖不大便、腹無所苦、和其榮衛、必自愈耳、遂違衆用之、及夜而笑語皆止、明日大便自通、故病變多端、不可膠執、向使狐疑而用下藥、其可活乎、

震按、自利而用承氣湯、譫語而用桂枝湯、仲景集中原有此法、只要認得真耳、

瘧疾

相國沈銘鎮患瘧，吐衄，悶不思食，六脈沉細。李曰：瘧傷太陰，中寒，蛔動也。用理中湯加烏梅三個，黃連五分。四劑後，胸中豁然，寒熱亦減，衄亦不吐，去黃連，加黃芪二錢，生薑五錢，五劑而瘧止。

痢疾

屯院孫瀟湘夫人，下痢四十日，口乾發熱，飲食不進，腹中脹悶，完穀不化。尙有謂其邪熱不殺穀者，計服香連枳朴豆蔻等三十餘劑，絕穀五日，命在須臾。李診之，脈大而數，按之豁然，詢得腹痛而喜手按，小便清利，此火衰不能生土，內有真寒而外假熱也。亟煎附子理中湯，冷服一劑而痛止，六劑而熱退食進，兼服八味丸二十餘日而安。

兵尊張絅菴，秋間患痢，凡香連枳朴等劑，用之兩月而病不衰。士材診之，滑而有力，失下之故也。用香連歸芍陳皮枳殼，加大黃三錢，下穢物頗多，診其脈尙有力，仍用前方，出積滯如魚腸者約數碗，調理十餘日而瘥。

震按，此案比前案更高，其得手處總在於能審脈也。

泄瀉

閩人張仲輝，素縱飲，又喜啖瓜果，忽患大瀉，諸用分利燥溼者俱不效。李診其六脈皆浮，乃引經言春傷於風，夏生飧泄，用麻黃三錢，參朮各二錢，甘草升麻各一錢，取大汗而愈。

震按，此即效戴人治趙明之之法，而加參朮尤爲穩當。

厥

吳門周復菴，年近五旬，荒於酒色，忽然頭痛發熱，醫以羌活湯散之，汗出不止，昏暈不甦。李灸關元十壯而醒，四君子加薑桂，日服三劑，至三日少康，分晰家產，勞而且怒，復發厥。李用好參一兩，熟附二錢，煨薑十片，煎服稍醒，但一轉側卽厥。一日之間，計厥七次，服參三兩，至明日以羊肉羹糯米粥與之，尚厥二三次，至五日而厥定。李曰：今雖痊，但元氣虛極，非三載調攝不

能康也。兩月之間，服參四觔，三年之內，進劑六百貼。丸藥七十餘觔，方得步履如初。

疝

常州尹文輝嗜火，酒能五觔。五月間，入閩中，溪水驟漲，涉水至七里，覺腹痛甚。半月後，右丸腫大，漸如斗形。閩中醫者，與肝經之劑，乃溫熱之品，半載無功。歸而就商於李士材。李曰：嗜火酒，則溼熱滿中。涉大水，則溼寒外束。以胃苓湯加梔子、黃柏、枳殼、茴香，十劑而略減，卽以爲丸。服至十五觔，全安而不發。

震按：此案若用三層茴香丸，必不妥。觀李公之講病益信。醫貴變通也。後案亦純正可法。

文學駱元賓，十年患疝，形容枯槁，士材眎之，左脅有形，其大如臂，以熱手握之，漑漑有聲，甚至上攻於心，悶絕者久之。熱醋薰灸方甦，曰：此經所謂厥疝也。用治疝當歸四逆湯。半月積形漸小，更以八味丸間服，半載不輟，積

塊盡消而不復發矣。

虛損

福建何金陽令郎，患虛損夢遺盜汗，羸頓已極，檢其所服以四物知柏爲主，芩連二冬爲加減，診其脈大而數。按之極軟。李曰：中氣大寒，反爲藥苦矣。乃以歸脾湯入肉桂一錢，人參五錢，當晚得熟寐，居十日而汗止精藏，更以還少丹兼進，補中益氣間服，一月而瘥。

震按：脈大而數，按之極軟，誠宜補溫矣。然用溫補得數脈退則愈，數脈不退則仍不愈也。亦惟大而數，按之極軟，故可溫補。若細而數，按之極軟，死期已近，溫補何益也。

刑部主政唐名必，勞心太過，因食海鮮吐血，有痰，喉間如鯁，日晡煩熱，喜其六脈不數，惟左寸濇而細，右關大而軟，思慮傷心脾也。以歸脾湯大料，加丹皮麥冬生地，二十劑而證減六七，兼服六味丸三月，遂不復發。

吳門張飲光，發熱乾咳，呼吸喘急，服蘇子降氣不應，服八味丸喘益急。

迎士材視之。兩頰俱赤。六脈數大。曰此肺肝蘊熱也。以逍遙散用牡丹皮一兩。苡仁五錢。蘭葉三錢。連進二劑而喘頓止。以地黃丸料用麥冬五味煎膏及龜膠爲丸。至十觔而康。

震按。上條於左寸右關得其病因。此條以服溫納不應。悟其病因。上條喜脈之不數。此條喜脈之數。大蓋二人俱係新病。一虛一實。尚易辨耳。

南都許輪所孫女。吐血痰嗽。六月診之。兩尺如爛綿。兩寸大而數。余謂金以火以仇。肺不浮濇。反得洪大賊脈。見矣。秋令可憂。八月初五復診之。肺之洪者變爲細數。腎之軟者變爲疾勁。余曰。歲在戊午。少陰司天。兩尺不應。今尺當不應而反大。寸當浮大而反沉細。尺寸反者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計其期。當死於十六日。然能食者過期。况十六十七二日。皆金未遽絕也。十八日交寒露。又值火日。經曰。手太陰氣絕。丙日篤。丁日死。言火日也。寅時乃氣血注肺之時。不能注。則絕。必死於十八日寅時矣。輪所以其能食。未深信。

也。至十八果未曉而終。

震按：此真入理深談。粗心者那得如是通盤打算。

侍御馮五玉令愛發熱咳嗽，已及半載，十月間吐鮮血甚多，每日祇食稀粥一盞，大肉消陷，大便溏泄，沉困着床，脈來七至。李曰：法在不救。人所共知。若能惟余是聽，不爲旁撓，可救十中之一。每貼用人參五錢，桂附各一錢，芪朮三錢，歸芍二錢，陳皮一錢，日投三貼，約進七十劑，及壯水丸三觔，而後起於床，又三月而飲食如舊矣。

震按：昔賢治虛勞，每以參、朮、桂、附奏奇功。遂詆丹溪滋陰藥不可用。深斥苦寒之非。此亦矯枉過正。余親見吐血能進人參者，日服二三錢甚相安。不旋踵而血仍吐，益加參亦復吐。不半年死。又見以參湯送八味丸者，初若效，後則咽痛熱甚不得停矣。上條乃必死之證，而用參五錢，桂附各一錢，日進三貼，殊難信然。能日進三貼，至七十劑，庶不死耳。

血證

尙寶卿須日華林下多鬱且有暴怒吐血甚多倦怠異常余以六君子納參一兩乾薑一錢木香八分四日而血止後因怒血復大作余曰先與平肝繼當大補然夏得秋脈所謂早見非時之脈當其時不能再見矣果如期而歿

震按吐血甚多其因由於鬱且怒則肝脾受傷久矣重用人參佐辛熱以從治可謂技進乎道者也若解鬱平肝血豈能止然血止後因怒復大作更何法可治其死無疑矣

大宗伯董元宰有少妾吐血蒸嗽先用清火繼用補中俱不見效士材診之曰兩尺沉實少腹按之必痛詢之果然此怒後畜血經年弗去乃爲蒸熱熱甚而吐血陰傷之甚也以四物湯加鬱金桃仁穿山甲大黃少許下黑血升餘小腹痛仍在更以前藥加大黃三錢煎服又下血黑塊如桃膠蜆肉者三四升腹痛乃止虛倦異常與獨參湯飲之三日而熱減六七服十全大補湯百餘日而康

震按、兩尺沉實。決其少腹有瘀。因瘀而蒸熱。因蒸熱而吐血。蓋從脈象認得病根。故大下而病根去。去後峻補不用養陰更妙。

下血

學憲黃貞父、患腸風、久用四物湯、芩連槐花之屬、屢發不止、面色頗黃、診其脈、惟脾部浮而緩。此土虛而風溼交乘也。遂用蒼朮三錢、茯苓人參黃芪升麻柴胡防風各一錢、四劑而血止、改服十全大補湯、調養而愈。

痰

翰林李集虛、勞而無度、醉而使內、汗出多痰、服寬膈化痰之藥、轉覺滯悶。診其脈沉而濇。兩尺尤甚。余謂其壅曰、痰得濇脈。一時難愈。況尺中濇甚。精傷之象也。在法不治。勉用補中益氣加半夏茯苓。二劑有小效。衆皆喜。余曰、濇象不減。脈法無根。死期近矣。果十餘日而歿。

秦景明、素有痰飲、每歲必四五發、發即嘔吐不能食、此病久結成窠囊。

非大涌之弗愈也。須先進補中益氣十日。後以瓜蒂散頻投涌。如赤豆沙者數升。已而復得水。晶色者升許。如是者七。補之七。涌之百日。而窠囊始盡。專服六君子八味丸。經年不輟。

震按：長於治痰者。前有張戴人。後有王隱君。然可施於人強證實。若虛者非所宜也。此案七補七涌。足以匡救兩家之法。夫人身本無所謂痰。痰因病而生耳。惟治其所以生痰之病。則痰自除。至方書所載有風痰、寒痰、火痰、溼痰、燥痰、清痰、老痰、味痰、酒痰、鬱痰、頑痰、驚痰、虛痰、種種名色。而變現諸證。千態萬狀。又似種種雜病。此又不得以種種雜病法治。但治其痰。則病自去。蓋標而本之本。而標之。總在醫家之變通也。

震按：陰陽湯調元明粉。亦一醫痛急着。續用三方皆純正可宗。

給諫章魯齋暑月心中大痛。服香薷飲。痛勢轉增。李士材曰：寸口弦急。痰食交結也。服香砂二陳湯兩貼。痛雖略減。困苦煩悶。更以胃苓湯加半夏二錢。大黃三錢。下黑屎數枚。痛減三四。仍以前湯用大黃四錢。下膠痰十數。

碗始安。

章生公在南都應試，八月初五，心口痛甚，至不能飲食，李診之，寸口瀼而軟，與大劑歸脾湯，加人參三錢，官桂一錢。生公曰：痛而驟補，實所不敢，得無與場期礙乎？李曰：第能信而服之，可以無礙。恐反投破氣之藥，其礙也必矣。遂服之，不踰時而痛減，更進一劑，并飲獨參湯，兩日而愈，場事獲竣。

嘔吐

兵尊高元圃久患嘔吐，李診之，曰：氣口大而軟，此穀氣少而藥氣多也。且多犯辛劑，可以治表實，不可以治中虛，可以理氣壅，不可以理氣弱。用熟半夏五錢，人參三錢，陳倉米一兩，白蜜五題，甘瀾水煎服，十劑全安。

屯院孫瀟湘夏月食瓜果過多，得食輒嘔，二十日弗止，困頓牀褥，手足如冷。舉家驚惶，李曰：兩尺按之有神，胃氣縷縷不絕，祇因中氣本弱，復爲寒涼所傷耳。遂用紅豆丸連進三服，至明日便能食粥，兼與理中湯加丁香沉

香旬日之間，飲食如常矣。

噎膈

邑宰強孟端夫人，憂怒之餘，得食輒噎，膈中隱隱痛。李曰：脈緊且滑，痰在上脘。用二陳加薑汁竹瀝。曰：半夏燥乎？李曰：溼痰滿中，非此不治。遂用四劑，病尚不減，改大半夏湯服四貼，胸痛乃止。又四貼而噎亦減，服二十劑而安。

江右太學方春和，年近五旬，多慾善怒，患噎三月，日進米飲一鍾，腐漿半鍾，且吐其半。六脈細軟，此虛寒之候也。用理中湯加人乳、薑汁、白蜜。半夏一劑便減，十劑而日進糜粥，更以十全大補加竹瀝、薑汁四十貼，諸證皆愈。嘉定錢遠之，二十五歲，以鼓盆之戚，悲哀過度，不能食飲，又十餘日，粥亦不能食，隨食隨吐，二便閉澀，自謂必死，求診於李。李曰：脈按有力，非死證也。以酒蒸大黃加桃仁，當歸砂仁、陳皮蜜丸，與服凡五服而下燥屎乾血甚。